

T 2511  
8243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SEP 1 1938

廿  
一  
二  
x

載記卷第七

通志一百九十二

南涼

禿髮烏孤

利鹿孤

俾檀

南燕

慕容德

超

慕容鐘

封孚

北涼

沮渠蒙遜

牧健



南涼

秃髮烏孤河西鮮卑人也其先與後魏同出八世祖匹  
孤率其部自塞北遷于河西其地東至麥田牽屯西至  
濕羅南至澆河北接大漠匹孤卒子壽闡立初壽闡之  
在孕母胡掖氏因寢而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秃髮因  
而氏焉壽闡卒孫樹機能立壯果多謀略泰始中殺秦  
州刺史胡烈於萬斛堆敗涼州刺史蘇愉于金山盡有  
涼州之地武帝為之旰食後為馬隆所敗部下殺之以  
降從弟務丸立死孫推斤立死子思復鞬立部衆稍盛

烏孤即思復鞬之子也及嗣位務農桑脩鄰好呂光遣  
使署為假節冠軍大將軍河西鮮卑大都統廣武縣侯  
烏孤謂諸將曰呂氏遠來假授當可受不衆咸曰吾士  
衆不少何故屬人烏孤將從之其將石真若留曰今本  
根未固理宜隨時光德刑脩明境內無虞若致死於我  
者大小不敵後雖悔之無所及也不如受而遵養之以  
待其釁烏孤乃受之烏孤討乙弗折掘二部大破之遣  
其將石亦干築廉川堡以都之烏孤登廉川大山泣而  
不言石亦干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大王所為

不樂者將非呂光乎光年已衰老師徒屢敗今我以士  
馬之盛保據大川乃可以一擊百光何足懼也烏孤曰  
光之衰老亦吾所知但我祖宗以德懷遠殊俗憚威盧  
陵契汗萬里委順及吾承業諸部皆叛邇既乖違遠何  
以附所以泣耳其將苻暉曰大王何不振旅誓衆以討  
其罪烏孤從之大破諸部呂光封烏孤廣武郡公又討  
意云鮮卑大破之光又遣使署烏孤征南大將軍益州  
牧左賢王烏孤謂使者曰呂王昔以專征之威遂有此  
州不能以德柔遠惠安黎庶諸子貪活三甥肆暴郡

土崩下無生賴吾安可違天下之心受不義之爵帝  
之起豈有常哉無道則滅有德則昌吾將順天人之望  
爲天下之主留其鼓吹羽儀謝其使而遣之陰安元年  
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西平王赦其境內年號太  
初曜兵廣武攻剋金城光遣將軍竇苟來伐戰于街亭  
大敗之降光樂都湟河澆河三郡嶺南羌胡數萬落皆  
附之光將楊軌王乞基率口數千來奔烏孤更稱武威  
王後三歲徙于樂都署弟利鹿孤爲驃騎大將軍西平  
公鎮安夷僭擅爲車騎大將軍廣武公鎮西平以楊軌

為賓客金石生時連珍四夷之豪雋陰訓郭倖西州之  
德望揚統揚貞衛殷翹丞明郭黃郭奮史曷鹿嵩文武  
之秀傑梁昶韓疋張昶郭韶中州之才令金樹薛翹趙  
振王忠趙晁蘇霸秦雍之世門皆內居顯位外宰郡縣  
官方授才咸得其所烏孤從容謂其群下曰隴右區區  
數郡地耳因其兵亂分裂遂至十餘乾歸壇命河南段  
業阻兵張掖唐氏假息偷據姑臧吾藉父兄遺烈思廓  
清西夏兼弱攻昧三者何先揚統進曰乾歸本我所部  
終必歸服段業儒生才非經世權臣擅命制不由己千

里伐人糧運懸絕且與我鄰好許以分災共患乘其危  
弊非義舉也呂光衰老嗣紹冲闇二子纂弘雖頗有文  
武而內相猜忌若天威臨之必應鋒刃解宜遣車騎鎮  
浩豐鎮北據廉川乘虛迭出多方以誤之救右則擊其  
左救左則擊其右使纂疲於奔命人不得安其農業兼  
弱攻昧於是乎在不出二年可以坐定姑臧姑臧既拔  
二寇不待兵戈自然服矣烏孤然之遂陰有吞并之志  
段業為呂纂所侵遣利鹿孤救之纂懼燒氐池張掖穀  
麥而還以利鹿孤為涼州牧鎮西平追僭檀入錄府國

事是歲烏孤因酒墜馬傷脅笑曰幾使呂光父子大喜  
俄而患甚顧謂群下曰方難未靜宜立長君言終而死  
在王位三年僞謚武王廟號烈祖弟利鹿孤立

利鹿孤以隆安三年即僞位赦其境內殊死已下又徙  
居于西平使記室監麴梁明聘于段業業曰貴主先王  
創業啓運功高先世宜爲國之太祖有子何以不立梁  
明曰有子羌奴先王之命也業曰昔成王弱齡周召作  
宰漢昭八歲金霍夾輔雖嗣子冲幼而二叔休明左提  
右挈不亦可乎梁明曰宋宣能以國讓春秋美之孫伯符

委事仲謀終開有吳之業且兄終弟及殷湯之制也立  
聖人之格言萬代之通式何必胤已爲是紹兄爲非業  
曰美哉使乎之義也利鹿孤聞呂光死遣其將金樹蘇  
翹率騎五千屯于昌松漠口旣逾年赦其境內改元曰  
建和二千石長吏清高有惠化者皆封亭侯關內侯呂  
纂來伐使僞檀距之纂士卒精銳進度三堆三軍擾懼  
僞檀下馬據胡牀而坐士衆心乃始安與纂戰敗之斬  
二千餘級纂西擊段業僞檀率騎一萬乘虛襲姑臧纂  
弟緯守南北城以自固僞檀置酒于朱明門上鳴鐘鼓

以饗將士耀兵于青陽門虜八千餘戶而歸乞伏乾歸  
爲姚興所敗率騎數百來奔虜之晉興待以上賓之禮  
乾歸遣子謙等質于西平鎮北將軍俱延言於利鹿孤  
曰乾歸本我之屬國妄自尊立理窮歸命非有欵誠若  
奔東秦必引師西侵非我利也宜徙於乙弗之間防其  
越逸之路利鹿孤曰吾方弘信義以收天下之心乾歸  
投誠而徙之四海將謂我不可以誠信托也俄而乾歸  
果奔于姚興利鹿孤謂延曰不用卿言乾歸果叛卿爲  
吾行也延追乾歸至河不及而還利鹿孤立二年龍見

于長寧麒麟游于綏羌於是群臣勸進以隆安五年僭  
稱河西王其將鋡勿嶮進曰昔我先君肇自幽朔被髮  
左衽無冠冕之儀遷徙不常無城邑之制用此中分天  
下威振殊境今建大號誠順天心然寧居樂王非貽厥  
之規倉府粟帛生敵人之志且首兵始號事必無成陳  
勝項籍前鑒不遠宜置晉人於諸城勸課農桑以供軍  
國之用我則習戰法以誅未賓若東西有變長筭以縻  
之如其敵疆於我徙而以避其鋒不亦善乎利鹿孤然  
其言於是率師伐呂隆大敗之獲其右僕射楊桓僭檀

謂之曰安寢危邦不思擇木老爲囚虜豈曰智也桓曰  
受呂氏厚恩位忝端貳雖洪水滔天猶欲濟彼俱溺實  
恥爲叛臣以見明主傳檀曰卿忠臣也以爲左司馬祠  
部郎中史嵩謂利鹿孤曰古之王者行師以全軍爲上  
破國次之拯溺救焚東征西怨今不以綏寧爲先唯以  
徙戶爲務安土重遷故有離叛所以斬將剋城土不加  
廣今取士拔才必先弓馬文章學藝爲無用之條非所  
以來遠人垂不朽也孔子曰不學禮無以立宜建學校  
開庠序選耆德碩儒以訓胄子利鹿孤善之於是田

玄冲趙誕爲博士祭酒以教胄子時利鹿孤雖僭位尚  
臣姚興楊桓兄經佐命姚萇早死興聞桓有德望徵之  
利鹿孤不敢留爲之流涕而遣之利鹿孤又遣傳檀攻  
呂隆昌松太守孟禕于顯美剋之傳檀執禕而數以不  
降之罪禕曰夫能忠於彼者必亦忠於此禕受呂氏厚  
恩受藩屏之任明公至而歸命執事謂何傳檀大說釋  
其縛待以客禮徙顯美麗軒二千餘戶而歸嘉禕忠烈  
拜左司馬禕請曰爲人守而不全復忝顯任竊所未安  
如得明公之恩俾就戮於姑臧死且不朽傳檀義而許



之呂隆爲沮渠蒙遜所伐遣使乞師利鹿孤引群下議  
之尚書左丞婆衍論曰二寇相殘適足爲吾取之資不  
宜救也傳檀曰姑臧河西一都之會不可使蒙遜據之  
宜在速救利鹿孤曰車騎之言吾之心也遂遣傳檀率  
騎一萬救之至昌松而蒙遜已退傳檀徙涼澤段冢五  
百餘家而歸利鹿孤寢疾令曰內外多虞國機務廣其  
令車騎嗣業以成先王之志在位三年而死葬于西平  
之東南僞謚曰康王弟傳檀嗣

傳檀少機警有才略其父音之謂諸子曰傳檀明執幹  
藝非汝等輩也是以諸兄不以授子欲傳之以得檀及  
利鹿孤即位垂拱而已軍國大事皆以委之以元興元  
年僭號涼王遷于樂都改元曰弘昌初乞伏乾歸之在  
晉興也以世子熾磐爲質後熾磐逃歸爲追騎所執利  
鹿孤命殺之傳檀曰臣子逃歸君父振古通義故魏武  
善關羽之奔秦昭恕頃襄之逝熾磐雖逃叛孝心可嘉  
宜垂全宥以弘海岳之量乃赦之至是熾磐又奔允街  
傳檀歸其妻子姚興遣使拜傳檀車騎將軍廣武公傳  
檀大城樂都姚興遣將齊難率衆迎呂隆於姑臧傳檀

攝昌松魏安二戍以避之興涼州刺史王尚遣主簿宗  
敞來聘敞父燮呂光時自湟河太守入爲尚書郎見傳  
檀于廣武執其手曰君神爽宏拔逸氣凌雲命世之傑  
也必當剋清世難恨吾年老不及見耳以敞兄弟託君  
至是傳檀謂敞曰孤以常才謬爲尊先君所見稱每自  
恐有累大人水鏡之明及忝家業竊有懷君子詩云中  
心藏之何日忘之不圖今日得見卿也敞曰大王仁侔  
魏祖存念先人雖未暉眊張堪之孤叔向撫汝齊之子  
無以加也酒酣語及平生傳檀曰卿魯子敬之儔恨不

與卿共成大業耳傳檀以姚興之盛又密圖姑臧乃去  
其年號罷尚書丞郎官遣參軍關尚聘于興興謂尚曰  
車騎投誠獻款爲國藩屏擅興兵衆輒造大城爲臣之  
道固若是乎尚曰王侯設險以自固先王之制也所以  
安人衛衆豫備不虞車騎僻在遐藩密邇勅寇南則逆  
羌未賓西則蒙遜跋扈蓋爲國家重門之防不圖陛下  
忽以爲嫌興笑曰卿言是也傳檀遣其將文支討南羌  
西虜大破之上表姚興求涼州不許加傳檀散騎常侍  
增邑二千戶傳檀於是率師伐沮渠蒙遜次于氐池蒙

遜嬰城固守芟其禾苗至于赤泉而還獻輿馬三千匹  
羊三萬頭興乃署偃檀爲使持節都督河右諸軍事車  
騎大將軍領護匈奴中郎將涼州刺史常侍公如故鎮  
姑臧偃檀率步騎三萬次于五澗興涼州刺史王尚遣  
辛晁孟禕彭敏出迎尚出自清陽門鎮南文支入自涼  
風門宗敞以別駕送尚還長安偃檀曰吾得涼州三千  
餘家情之所寄唯卿一人柰何捨我乎敞曰去今送舊  
君所以忠於殿下偃檀曰吾今新牧貴州懷遠安邇之  
略爲之若何敞曰涼土雖弊形勝之地道由人弘實在

殿下段懿孟禕武威之宿望辛晁彭敏奏隴之冠冕裴  
敏馬輔中州之令族張昶涼國之舊胤張穆邊憲文齊  
楊班梁崧趙昌武同飛羽以大王之神畧撫之以威信  
晨戰並脩文教兼設可以從橫於天下河右豈足定乎  
偃檀大悅賜敞馬二十匹於是大饗文武於謙光殿班  
賜金馬各有差遣西曹從事史嵩聘于姚興興謂嵩曰  
車騎坐定涼州衣錦本國其德我乎嵩曰車騎積德河  
西少播英問王威未接投誠萬里陛下官方任才量功  
授職彞倫之常何德之有興曰朕不以州授車騎者車

騎何從得之。曷曰使河西雲擾，呂氏顛須者，實由車騎兄弟傾其根本。陛下雖鴻羅遐被，涼州猶在天網之外。故征西以周召之重力，屈姑臧齊難，以王旅之盛勢，挫張掖王尚孤城獨守。外逼群狄，陛下不連兵十年，殫竭中國涼州，未易取也。今以虛名假人，內收大利，乃知妙筭自天聖與道合。雖云遷授，蓋亦時宜。興悅其言，拜騎都尉，傳檀讌群寮于宣德堂，仰視而歎曰：古人言作者不居，居者不作，信矣。孟禕曰：張文王築城苑，繕宮廟，為貽厥之資，萬世之業。秦師濟河，灌然瓦解。梁熙據全州。

之地擁十萬之衆，軍敗於酒泉，身死于彭濟。呂氏以排山之勢，王有西夏，率土崩離，銜壁秦雍，寬饒有言富貴無常，忽輒易人。此堂之建，年垂百載，十有二主。唯信順可以久安，仁義可以永固。願大王勉之。傳檀曰：非君無以聞，謹言也。傳檀雖受制於姚興，然車服禮章一如王者。以宗敞為太府主簿，錄記室事。傳檀偽游澆河，襲徙西平、湟河諸羗三萬餘戶于武興、番禾、武威、昌松四郡。徵集戎夏之兵五萬餘人，大閱于方亭，遂伐沮渠蒙遜。入西陝，蒙遜率衆來距戰于均石，為蒙遜所敗。傳檀率

騎二萬運穀四萬石以給西郡蒙遜攻西郡陷之其後  
傅檀又與赫連勃勃戰于陽武爲勃勃所敗將佐死者  
十餘人傅檀與數騎奔南山幾爲追騎所得傅檀懼東  
西寇至徙三百里內百姓入于姑臧國中駭怨屠各成  
七兒因百姓之擾也率其屬三百人叛傅檀於北城推  
梁貴爲盟主貴閉門不應一夜衆至數千殿中都尉張  
猛大言於衆曰主上陽武之敗蓋恃衆故也責躬悔過  
明君之義諸君何故從此小人作不義之事殿內虎旅  
正爾相尋目前之危悔將無及衆聞之咸散七兒奔宴

然殿中騎將白路等追斬之軍諮祭酒梁裒輔國司馬  
邊憲等七人謀反傅檀悉誅之姚興以傅檀外有陽武  
之敗內有邊梁之亂遣其尚書郎常宗來觀衆傅檀與  
宗論六國從橫之規三家戰爭之略遠言天命廢興近  
陳人事成敗機變無窮辭致清辯宗出而歎曰命世大  
才經綸名教者不必華宗夏士撥煩理亂澄氣濟世者  
亦未必八索九丘五經之外冠冕之表復自有人車騎  
神機秀發信一代之偉人由余日磬豈足爲多也宗還  
長安言於興曰涼州雖殘弊之後風化未頽傅檀權詐

多方憑山河之固未可圖也興曰勃勃以烏合之衆尚能破之吾以天下之兵何足剋也宗曰形移勢變終始殊途陵人者易敗自守者難攻陽武之役偃檀以輕勃勃致敗今以大軍臨之必自固求全臣竊料群臣無偃檀匹也雖以天威臨之未見其利興不從乃遣其將姚弼及斂成等率步騎三萬來伐又使其將姚顯爲弼等後繼遺偃檀書云遣尚書左僕射齊難勃勃討懼其西逸故令弼等於河西邀之偃檀以爲然遂不設備弼衆至漠口昌松太守蘇霸嬰城固守弼喻霸人降霸曰汝

違負盟誓伐委順之藩天地有靈將不祐汝吾寧爲涼鬼何降之有城陷斬霸弼至姑臧屯于西苑州主王鍾宋鍾王娥等密爲內應候人執其使送之偃檀欲誅其元首前軍伊力延侯曰今疆敵在外內有姦豎兵交勢跋禍難不輕宜悉坑之以安內外偃檀從之殺五千餘人以婦女爲軍賞命諸郡縣悉驅牛羊於野斂成縱兵虜掠偃檀遣其鎮北俱延鎮軍敬歸等十將率騎分擊大敗之斬首七千餘級姚弼固壘不出偃檀攻之未剋乃斷水上流欲以持久斃之會雨甚堰壞弼軍乃振姚

顯聞弼敗兼道赴之軍勢甚盛遣射將孟欽等五人挑戰于涼風門弦未及發材官將軍宋益等馳擊斬之顯乃委罪斂成遣使謝偃檀引師而歸偃檀於是僭即涼王位赦其境內改年爲嘉平置百官立夫人折掘氏爲王后世子虎臺爲太子錄尚書事左長史趙晁右長史郭倖爲尚書左右僕射鎮北俱延爲太尉鎮軍敬歸爲司隸校尉自餘封署各有差遣其左將軍枯木駙馬都尉胡康伐沮渠蒙遜掠臨松人千餘戶而還蒙遜大怒率騎五千至于顯美方亭破車蓋鮮甲而還俱延又伐

蒙遜大敗而歸偃檀將親率衆伐蒙遜趙晁及太史令景保諫曰今太白未出歲星在西宜以自守難以伐人偃檀怒以爲沮衆保復切諫偃檀遂鏢保而行曰有功當殺汝以徇無功封汝百戶侯旣而蒙遜率衆來距戰于窮泉偃檀大敗單馬奔還景保爲蒙遜所擒讓之曰卿明於天文爲彼國所任違天犯順智安在乎保曰臣匪爲無智但言而不從蒙遜曰昔漢祖困于平城以婁敬爲功袁紹敗于官渡而田豐爲戮卿策同二子貴主未可量也卿必有婁敬之賞者吾今放卿但恐有田豐

之禍耳保曰寡君雖才非漢祖猶不同本初正可不得封侯豈慮禍也蒙遜乃免之至姑臧偃檀謝之曰卿孤之著龜也而不能從之孤之深罪封保安亭侯蒙遜進圍姑臧百姓懲東苑之戮悉皆驚散疊掘麥田車蓋諸部盡降于蒙遜偃檀遣使請和蒙遜許之乃遣司隸校尉敬歸及子他爲質歸至胡坑逃還他爲追兵所執蒙遜徙其衆八千餘戶而歸右衛折掘竒鎮據石驢山以叛偃檀懼爲蒙遜所滅又慮竒鎮剋山嶺南乃遷于樂都留大司農成公緒守姑臧偃檀始出城雋謀王侯等閉門作難收合三千餘家保據南城謀推雋明爲大都督龍驤大將軍謀爲涼州刺史降于蒙遜鎮軍敬歸討竒鎮於石驢山戰敗死之蒙遜因剋姑臧之威未伐偃檀遣其安北段苟左將軍雲連乘虛出番禾以襲其後徙三千餘家於西平蒙遜圍樂都三旬不剋遣使謂偃檀曰若以寵子爲質我當還師偃檀曰去否任卿兵勢卿違盟無信何質以供蒙遜怒築室返耕爲持久之計羣臣固請乃以子安周爲質蒙遜引歸吐谷渾樹洛干率衆來伐偃檀遣其太子虎臺距之爲洛干所敗偃檀又將



伐蒙遜邺川護軍孟愷諫曰蒙遜初并姑臧凶勢甚盛  
宜固守伺隙不可妄動不從五道俱進至番禾茗藿掠  
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徒  
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旋師早度峻險蒙遜善於用  
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  
攻危之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盛勇氣自  
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旋師必捐棄資財示人  
以弱非計也屈右出而告其諸弟曰吾言不用天命也  
此吾兄弟死地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傳檀敗績

而還蒙遜進圍樂都傳檀嬰城固守以子染干為質蒙  
遜乃歸久之遣安西紇勃耀兵西境蒙遜侵西平徙戶  
掠牛馬而還邺川護軍孟愷表鎮南湟河太守文支荒  
酒復諫不卹政事傳檀召文支而讓之文支頓首陳謝  
邺川人衛章等謀殺孟愷南啓乞伏熾磐郭越止之密  
以告愷愷誘章等飲酒殺四十餘人愷懼熾磐軍之至  
馳告文支支遣將軍匹珍赴之熾磐軍到城聞珍將  
至引歸蒙遜又攻樂都二旬不剋而還鎮南文支以湟  
河降蒙遜徙五千餘戶于姑臧蒙遜又來伐傳檀以太

尉俱延爲質蒙遜乃引還俾檀議欲西征乙弗孟愷切  
諫弗聽謂其太子虎臺曰今不種多年內外俱窘事宜  
西行以拯此弊蒙遜近去不能卒來旦夕所慮唯在熾  
磐彼名微衆寡易以討禦吾不過一月自足周旋汝謹  
守樂都無使失墜俾檀乃率騎七千襲乙弗大破之獲  
牛馬羊四十餘萬熾磐棄虛來襲撫軍從事中郎尉肅  
言於虎臺曰今外城廣大難以固守宜聚國人於內城  
肅等率諸晉人距戰於外如或不捷猶有萬全虎臺曰  
小賊蕞爾旦夕當走卿何慮之過也虎臺懼晉人有二

心也乃召豪望有勇謀者閉之於內孟愷泣曰熾盤不  
道人神同憤愷等進則荷恩重遷退顧妻子之累豈有  
二乎今事已急矣人思自効有何猜邪虎臺曰吾豈  
不知子忠實懼餘人脫生慮表以君等安之耳旬而  
城潰安西樊尼自西平奔告俾檀檀謂衆曰今樂都  
爲熾磐所陷男夫盡殺婦女賞軍雖欲歸還無所赴也  
卿等能與吾籍乙弗之資取契汗以贖妻子者是所望  
也不爾歸熾磐便爲奴僕矣豈忍見妻子在他懷抱中  
遂引師而西衆多逃返遣鎮北段苟追之苟亦不還於

是將士皆散唯中軍紇勃後軍洛肱安西樊尼散騎侍郎陰利鹿在焉傳檀曰蒙遜熾磐昔皆委質於吾今而歸之不亦鄙哉四海之廣匹夫無所容其身何其痛也蒙遜與吾名齊年比熾磐姻好少年俱其所忌勢皆不濟與其聚而同死不如分而或全樊尼長兄之子宗部所寄吾衆在北者戶垂一萬蒙遜方招懷遐邇存亡繼絕汝其西也紇勃洛肱亦與尼俱吾年老矣所適不容寧見妻子而死遂歸熾磐唯陰利鹿隨之傳檀為利鹿曰去危就安人之常也吾親屬皆散卿何獨留利鹿曰

臣老母在家方寸實亂但忠孝之義義不俱全雖不能西哭沮渠申包胥之誠東感秦援展毛遂之操負羈勒而侍陛下者臣之分也惟願開弘遠猷審進止之筭傳檀歎曰知人固未易人亦未易知大臣親戚皆棄我去終始不虧者唯卿一人歲寒不凋見之於卿傳檀至西平熾磐遣使郊迎待以上賓之禮初樂都之潰也諸城皆降于熾磐傳檀將尉賢政固守浩亶不下熾磐呼之曰樂都已潰卿妻子皆在吾間孤城獨守何所為也賢政曰受涼王厚恩為國家藩屏雖知樂都已陷妻子為

擒先歸獲賞後順受誅然不知主上存亡未敢歸命妻  
子小事豈足動懷昔羅憲待命晉文亮之文聘後來魏  
武不責邀一時之榮忘委付之重竊用恥焉大王亦安  
用之哉熾磐乃遣虎臺手書喻政政曰汝爲國儲不能  
盡節面縛於人棄父負君虧萬世之業賢政義士豈如  
汝乎旣而聞偃檀至左南乃降熾磐以偃檀爲驃騎大  
將軍封左南公歲餘爲熾磐所鳩左右勸偃檀解藥偃  
檀曰吾疾豈宜療邪遂死時年五十一在位十三年僞  
謚景王虎臺後亦爲熾磐所殺偃檀少子保周隲於破  
羌俱延子覆龍鹿孤孫副周烏孤孫承鉢皆奔沮渠蒙  
遜父之歸魏魏以保周爲張掖王覆龍泉公酒破羌而  
平公副周永平公承鉢昌松公烏孤以安帝隆安元年  
僭立至偃檀三世凡十八年以安帝義熙十年滅

南燕

慕容德字玄明皝之少子也母公孫氏夢日入臍中晝  
寢而生德年未弱冠身長八尺二寸姿貌雄偉額有日  
角偃月重文博觀羣書性清慎多才藝慕容儁之僭立  
也封爲梁公歷幽州刺史左衛將軍及暉嗣位改封范

陽王稍遷魏尹加散騎常侍俄而苻堅將苻雙據陝以  
叛堅將苻柳起兵枹罕將應之德勸暉乘釁討堅辭旨  
慷慨識者言其有遠略暉竟不能用德兄垂甚壯之因  
共論軍國大謀言必切至垂謂之曰汝器識長進非復  
吳下阿蒙也枹頭之役德以征南將軍與垂擊敗晉師  
及垂奔苻堅德坐免職後遇暉敗徙于長安苻堅以爲  
張掖太守數歲免歸及堅以兵臨江拜德爲奮威將軍  
堅之敗也堅與張夫人相失慕容暉將護制之德正色  
謂暉曰昔楚莊滅陳納巫臣之諫而棄夏姬此不祥之

人惑亂人主戎事不邇女器秦之敗師當由於此宜掩  
目而過柰何將衛之也暉不從德馳馬而去之還次榮  
陽言於暉曰昔句踐捷於會稽終獲獲吳國聖相時而  
動百舉百全天將悔禍故使秦師喪敗宜乘其弊以復  
社稷暉不納乃從垂如鄴及垂稱燕王以德爲車騎大  
將軍復封范陽王居中鎮衛參斷政事久之遷司徒于  
時慕容永據長子有衆十萬垂議討之羣臣咸以爲疑  
獨德議與垂合遂以滅永垂臨終戒其子寶以鄴城委  
德寶既嗣位以德爲使持節都督冀兗青徐荆豫六州

諸軍事特進車騎大將軍冀州牧領南蠻校尉鎮鄴罷  
留臺以都督專總南夏魏將拓拔章攻鄴德遣南安王  
慕容青等夜擊敗之魏師退次新城青等請擊之別駕  
韓諱進曰古人先決勝廟堂然後攻戰今魏不可擊者  
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  
深入近畿頓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  
三不可擊也彼衆我寡四不可擊也官兵自戰其地一  
不宜動動而不勝衆心難固二不宜動城隍未脩敵來  
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家所忌不若深溝高壘以逸待

勞彼千里餽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資攻其中旅多  
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矣德曰韓別駕之言良  
平之策也於是召青還師魏又遣遼西公孫頼盧率騎  
與章圍鄴德遣其參軍劉藻請救於姚興且參母兄之  
問而興師不至衆大懼德於是親饗戰士厚加撫接人  
感其恩皆樂爲致命會章盧內相乖爭各引軍潛遁章  
司馬丁建率衆來降言章師老可以敗之德遣將追破  
章軍人心始固時魏師入中山慕容寶出奔于薊慕容  
詳又僭號會劉藻自姚興而至興上史令高魯遣其甥

王景暉隨藻送王璽一紐并圖識祕文曰有德者昌無德者亡德受天命柔而復剛又有謠曰大風蓬勃揚塵埃八井三刀卒起來四海鼎沸中山頽惟有惡人據三臺於是德之羣臣議以慕容詳僭號中山魏師盛于冀州未審寶之存亡因勸德即尊號德不從會慕容達自龍城奔鄴稱寶猶存羣議乃止尋而寶以德爲丞相領冀州牧承制南夏德兄子麟自裁臺奔鄴因說德曰中山旣沒魏必乘勝攻鄴雖糧儲素積而城大難固且人情沮動不可以戰及魏軍未至擁衆南渡就魯陽王和據滑臺而聚兵積穀伺隙而動計之上也魏雖拔中山勢不久留不過驅掠而返人不樂徙理自生變然後振威以援之魏則內外受敵使戀舊之士有所依憑廣開恩信招集遺黎可一舉而取之先是慕容和亦勸德南徙於是許之隆安二年乃率戶四萬車二萬七千乘自鄴將徙于滑臺遇風船沒魏軍垂至衆懼議欲退保黎陽其夕流澌凍合是夜濟師且魏師至而冰泮若有神焉遂改黎陽津爲天橋津及至滑臺景星見于尾箕漳水得白玉狀若璽於是德依燕元故事稱元年大赦境

內殊死已下置百官以慕容麟爲司空領尚書令慕容  
法爲中軍將軍慕輿拔爲尚書左僕射丁通爲尚書右  
僕射自餘封授各有差初河間有麟見慕容麟以爲已  
瑞及此潛謀爲亂事覺賜死其夏魏將賀賴盧率衆附  
之至是慕容寶自龍城南奔至黎陽遣其中黃門令趙  
思召慕容鍾來迎鍾本首議勸德稱尊號聞而惡之執  
思付獄馳使白狀德謂其下曰卿等前以社稷大計勸  
吾攝政吾亦以嗣帝奔亡人神曠主故權順群議以擊  
衆望今天方悔禍嗣帝得還吾將具駕奉迎謝罪行闕

然後角巾私第卿等以爲何如其黃門侍郎張華進曰  
夫爭奪之世非雄才不振從橫之時豈懦夫能濟陛下  
若蹈匹婦之仁捨天授之業威權一去則身首不保何  
退讓之有乎德曰吾以古人逆取順守其道未足所以  
中路徘徊悵然未決耳慕輿護請馳問寶虛實德流涕  
而遣之乃率壯士數百隨思而北因謀殺寶初寶遣思  
之後知德攝位懼而北奔護至無所見執思而還德以  
思閑習典故將任之思曰昔關羽見重曹公猶不忘先  
主之恩思雖刑餘賤隸荷國寵靈犬馬有心而况人乎



乞還就上以明微節德固留之思怒曰周室衰微晉鄭  
夾輔漢有七國之難實賴梁王殿下親則叔父位則上  
台不能率先羣后以匡王室而幸根本之傾爲趙倫之  
事思雖無申胥哭秦之效猶慕君賓不生莽世德怒斬  
之晉南陽太守閻丘羨寧朔將軍鄧啓方率衆二萬來  
伐師次管城德遣其中軍慕容法撫軍慕容和等距之  
王師敗績德怒法不窮追晉師斬其撫軍司馬靳瓌初  
苻登旣爲姚興所滅登弟廣率部落降於德拜冠軍將軍  
軍虜之乞活堡會熒惑守東井或言秦當復興者廣乃  
衆稱秦王敗德將慕容鍾時德始都滑臺介于晉魏之  
間地無十城衆不過數萬及鍾喪師反側之徒多歸于  
廣德乃留慕容和守滑臺親率衆討廣斬之初寶之至  
黎陽也和長史李辯勸和納之和不從辯懼謀洩乃引  
晉軍至管城冀德親率師於後作亂會德不出愈不自  
安及德此行也辯又勸和反和不從辯怒殺和以滑臺  
降于魏時將士家悉在城內德將攻之韓範言於德曰  
魏師已入城據國成資客主之勢翻然復異人情旣危  
不可以戰宜先據一方爲關中之基然後畜力而圖之

計之上也德乃止德右衛將軍慕容雲斬李弼率將士  
家累二萬餘人而出三軍慶悅德謀於衆曰苻廣雖平  
而撫軍失據進有彊敵退無所託計將安出張華進曰  
彭城阻帶山川楚之舊都地險人殷可攻而據之以爲  
基本慕容鍾慕輿護封逞韓諱等固勸攻滑臺潘聰曰  
滑臺四通八達非帝王之居且北通大魏西接彊秦此  
二國者未可以高枕而待之彭城土曠人稀地平無險  
晉之舊鎮必距王師又密邇江淮水路通峻秋夏霖潦  
千里爲湖且水戰國之所短吳之所長令雖尅之非久

安之計也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戶餘十萬四  
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三齊英傑蓄心以待  
孰不思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廣固者曹疑之所營山  
川阻峻足爲帝王之都宜遣辯士馳說于前大兵繼進  
于後辟閭渾昔負國恩必翻然而化如其守迷不順大  
軍臨之自然瓦解旣據之後閉關養銳伺隙而動此亦  
二漢之有關中河內也德猶豫未決沙門朗公素知占  
候德因訪其所適朗曰敬覽三策潘尚書之議可謂興  
邦之術矣今歲初長星起於奎婁遂埽虛危而虛危齊

之分野除舊布新之象宜先定舊魯巡撫琅邪待秋風  
戒節然後北轉臨齊天之道也德大悅引師而南兗州  
北鄙諸縣悉降置守宰以撫之存問高年軍無私掠百  
姓安之牛酒屬路德遣使喻齊郡太守辟問渾渾不從  
遣慕容鍾率步騎二萬擊之德進據琅邪徐兗之士附  
者十餘萬自琅邪而北迎者四萬餘人德進寇莒城守  
將任安委城而遁以潘聰鎮莒城鍾傳檄青州諸郡開  
曉禍福令有能斬送渾者賞同佐命渾聞德軍將至徙  
八千餘家入廣固諸郡皆承檄降于德渾懼將妻子奔

于魏德遣射聲校尉劉綱追斬於莒城渾參軍張瑛嘗  
與渾作檄辭多不遜及此德擒而讓之瑛神色自若徐  
對曰渾之有臣猶韓信之有蒯通通遇漢祖而蒙怒臣  
遭陛下而嬰戮比之古人竊為不幸防風之誅臣實甘  
之但恐堯舜之化未弘於四海耳德初善其言後竟殺  
之德遂入廣固四年僭即皇帝位于南郊大赦改元為  
建平設行廟於宮南遣使奉策告成焉進慕容鍾為司  
徒慕容拔為司空封孚為左僕射慕容興護為右僕射遣  
其度支尚書封愷中書侍郎封逞觀省風俗所在大饗

將士以其妻段氏爲皇后建立學官簡公卿已下子弟  
及二品士門二百人爲太學生後因讌其羣臣酒酣笑  
而言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而朝諸侯在上不驕夕惕  
於位可方自古何等主也其青州刺史鞠仲曰陛下中  
興之聖后少康光武之儔也德顧命左右賜仲帛千匹  
仲以賜多爲讓德曰卿知調朕朕不如調御乎卿節對  
非實故亦以虛言相賞賞不謬加何足謝也韓範進曰  
臣聞天子無戲言忠臣無妄對今日之論上下相欺可  
謂君臣俱失德大悅賜範絹五十匹自是昌言競進朝

多直士矣德母兄先在長安遣平原人杜弘如長安問  
存否弘曰臣至長安若不奉太后動止便即西如張掖  
以死爲効臣父雄年踰六十未沾榮貴乞本縣之祿以  
申烏鳥之情張華進曰杜弘未行而求祿要利情深不  
可使也德曰吾方散所輕之財招所重之死况爲親尊  
而可吝乎且弘爲君迎如爲父求祿雖外如要利內實  
忠孝乃以雄爲平原令弘至張掖爲盜所殺德聞而悲  
之厚撫其妻子明年德以齊城登營丘望晏嬰冢顧謂  
左右曰禮大夫不逼城郭平仲古之賢人達禮者也而

生居近市死葬近城豈有意乎青州秀才晏謨對曰孔子稱臣先人平仲賢則足矣豈不知高其梁豐其禮蓋政在家門故儉以矯世左居湫隘卒豈擇地而葬乎所以不遠門者猶冀悟平生一意也遂以謨從至漢城陽景王廟讌庶老于申池北啓社首山東望鼎足因目牛山而歎曰古無不死愴然有終焉之志遂問謨以齊之山川丘陵賢哲舊事謨歷對詳辯畫地成圖德深嘉之拜尚書郎立治於商山置鹽管于烏常澤以廣軍國之用德故吏趙融自長安來始具母兄凶問德號痛吐血因

而寢疾其司隸校尉慕容暉因此謀反遣牙門皇璆率衆攻端門殿中師侯赤眉閉門應之中黃門孫進扶德踰城隱於進舍段宏等聞宮中有變勒兵屯四門德入宮誅赤眉等達懼而奔魏慕容法及魏師戰于濟北之標榆谷魏師敗績其尚書韓諱上疏言百姓因秦晉之弊迭相蔭冒或百室合戶或千戶共籍公避課役擅爲姦宄宜隱實黎萌正其編戶庶益軍國兵資之用德納之遣其車騎將軍慕容鎮平騎三千緣邊嚴防備百姓逃竄以諱爲使持節散騎常侍行臺尚書巡郡縣隱實

得蔭戶五萬八千諱公廉正直所在野次人不擾焉德  
大集諸生親臨策試既而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其尚書魯  
邃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梓慎巴生淳于鄒田  
之徒蔭脩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  
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  
荒草頽墳氣消煙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邃荅曰武王封  
比干之墓漢祖祭信陵之墳皆留心賢哲每懷往事陛下  
慈深二主澤被九泉若使彼而有知寧不銜荷矣先是妖  
賊王始聚衆于太山自稱太干皇帝號其父為太上皇兄

為征東將軍弟征西將軍慕容鉞言揚之

刑或問其父及兄弟所在始荅曰太上

征東征西亂兵所害惟朕一身獨無轉其妻怒之曰

止坐此口以至於此柰何復爾始曰皇后自古豈有不

破之家不亡之國邪行刑者以刀鑲築之仰視曰崩即

崩矣終不改帝號德聞而哂之時桓玄將行篡逆誅不

附己者冀州刺史劉軌襄城太守司馬休之征虜將軍

劉敬宣廣陵相高雅之江都長張誕並內不自安皆奔

於德於是德中書侍郎韓範上疏請乘晉亂奄有吳

會德下令王公詳議茲事其下咸以桓玄新得志未可  
圖乃止於是講武於城西步兵三十七萬車一萬七千  
乘鐵騎五萬三千周亘山澤旌旗彌漫鉦鼓之聲振動  
天地德登高望之顧謂劉軌高雅之曰昔郤克忿齊子  
胥怨楚終能暢其剛烈名流千載卿等既知投身有道  
當使無慙昔人也雅之等頓首答曰幸蒙陛下天覆之  
恩大造之澤存亡繼絕實在聖時雖萬喙何以上報  
俄聞桓玄敗德以慕容鎮為前鋒慕容  
以步卒二萬騎五千剋期將發而德寤矣

下  
督

德迎其兄子超于長安及是而至德不覺  
無子何不早立超為太子不爾惡人牛

其  
言

曰先帝神明所勅觀此夢意吾將死乃下言以超為  
皇太子大赦境內子為父後者人爵一級其月死即義  
熙元年也時年七十乃夜為十餘棺分出四門潛葬山  
谷竟不知其尸之所在在位五年偽謚獻武皇帝

超字祖明德兄北海王納之子苻堅破鄴以納為廣武  
太守數歲去官家于張掖德之南征留金刀而去及垂  
起兵山東苻昌收納及德諸子皆誅之納母公孫氏以

老獲免納妻段氏方娠未決囚之于郡獄獄掾呼延平  
德之故吏也嘗有死罪德免之至是將公孫及段氏逃  
于羌中而生超焉年十歲而公孫氏卒臨終授超以金  
刀曰若天下太平汝得東歸可以此刀還汝叔也平又  
將超母子奔于呂光及呂隆降于姚興超又隨涼州人  
徙于長安超母謂超曰吾母子全濟乎延氏之力平今  
雖死吾欲爲汝納其女以荅厚意於日 妾之也自以諸  
父在東恐爲姚氏所錄乃陽狂行乞奉  
見而異焉勸興拘以爵位召見與語超

面之謂紹曰諺云妍皮不裹癩骨妾語耳由是得去來  
無禁德遣使迎之超不告母妻乃歸及至廣固呈以金  
刀具宣祖母臨終之言德撫之號慟起身長八尺腰帶  
九圍精彩秀發容止可觀德甚加禮遇始名之曰超封  
北海王拜侍中驃騎大將軍司隸校尉開府置佐吏德  
無子欲以超爲嗣故爲超起第於萬春門內朝夕觀之  
超亦深達德旨入則盡歡承奉出則傾身下士於是內  
外稱美焉頃之立爲太子及德死以義熙元年僭嗣僞  
位大赦境內改元曰太上尊德妻段氏爲皇太后以慕



容鍾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慕容法為征南都督徐  
充揚南兗四州諸軍事慕容鎮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封孚為太尉麴仲為司空潘聰為左光祿大夫封嵩  
為尚書左僕射自餘封拜各有差後又以鍾為青州牧  
段宏為徐州刺史公孫五樓為武衛將軍領屯騎校尉  
內參政事封孚言於超曰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  
庭鍾國之宗臣社稷所賴宏外戚懿望親賢具瞻正應  
受翼百揆不宜遠鎮方外今鍾等出藩五樓內輔臣竊  
未安超新即位害鍾等權逼以問五樓五樓欲專斷朝

政不欲鍾等在內屢有間言孚說竟不行鍾宏俱不有  
平之色相謂曰黃犬之皮恐當終補狐裘也五樓聞之  
嫌隙漸構初超自長安行至梁父慕容法時為兗州鎮  
南長史悅壽還謂法曰向見北海王子天資弘雅神爽  
高邁始知天族多奇玉林皆寶法曰昔成方遂詐稱衛  
太子人莫辯之此復天族乎超聞而恚恨形于言色法  
亦怒處之外館由是結憾及德死法又不奔喪超遣使  
讓焉法常懼禍至因此遂與慕容鍾段宏等謀反超知  
而徵之鍾稱疾不赴於是收其黨侍中慕容統右衛慕

通志卷之七  
三十一  
容根散騎常侍段封誅之車裂僕射封嵩於東門之外  
西中郎將封融奔于魏超尋遣慕容鎮等攻青州慕容  
昱等攻徐州慕容凝韓範攻梁父昱等攻莒城拔之徐  
州刺史段宏奔于魏封融又集羣盜襲石塞城殺鎮西  
大將軍餘鬱青土振恐人懷異議慕容凝謀殺韓範將  
襲廣固範知而攻之凝奔梁父範并其衆攻梁父剋之  
凝奔姚興慕容法出奔于魏慕容鎮刺青州鍾殺其妻  
子爲地道而出單馬奔姚興于時超不恤政事畋游是  
好百姓苦之其僕射韓諱切諫不納超議復肉刑九舞

之選羣下議多不同乃止超母妻既先在長安爲姚興  
所拘責超稱藩求太樂諸伎若不可使送吳口千人超  
下書遣羣臣詳議左僕射段暉議曰太上因楚高祖不  
迴今陛下嗣守社稷不宜以私親之故而降統天之尊  
又太樂諸伎皆是前世伶人不可與彼使移風易俗宜  
掠吳口與之尚書張華曰若侵掠吳邊必成鄰怨此既  
能徃彼亦能來兵連禍結非國之福也昔孫權重黎庶  
之命屈已以臣魏惠施惜愛子之頭捨志以尊齊况陛  
下慈德在秦方寸崩亂宜暫降大號以申至孝之情權

變之道與謨所許韓範智能迴物辯足傾人昔與姚興  
俱爲秦太子中舍人可遣將命降號脩和所謂屈於一  
人之下申於萬人之上也超大悅曰張尚書得吾心矣  
使範聘于興及至長安興謂範曰封愷前來燕王與朕  
抗禮及卿至也款然而附爲依春秋以小事大之義爲  
當專以孝敬爲母屈也範曰昔周爵五等公侯異品小  
大之禮因而生焉今陛下命世龍興光宅西秦本朝主  
上承祖宗遺烈定鼎東齊中分天曜南面並帝通聘結  
好義尚謙沖便至矜誕苟折行人殊以吳晉爭盟滕薛

競長恐傷大秦堂堂之盛有損皇燕巍巍之美彼我俱  
失竊未安之興怒曰若如卿言便是非爲大小而來範  
曰雖由大小之義亦緣寡君純孝過於重華願陛下體  
敬親之道需然垂愍興曰吾久不見賈生自謂過之今  
不及矣於是爲範設舊交之禮申叙平生謂範曰燕王  
在此朕亦見之風表乃可於機辯未也範曰大辯若訥  
聖人美之况爾日龍潛鳳戢和光同塵若使負日月而  
行則無繼天之業矣興笑曰可謂使乎延譽者也範承  
間逞說姚興大悅賜範千金許以超母妻還之慕容凝

自梁父奔于姚興言於興曰燕王稱藩本非推德權爲  
母屈耳古之帝王尚興師徵質豈可虛還其母乎母若  
一還必不復臣也宜先制其送伎然後歸之興意乃變  
遣使聘於超超遣其僕射張華給事中宗正元入長安  
送太樂伎一百二十人於姚興興大悅延華入讌酒酣  
樂作與黃門侍郎尹雅謂華曰昔殷之將亡樂師歸周  
今皇秦道盛燕樂來庭廢興之兆見于此矣華曰自古  
帝王爲道不同權譎之理會於功成故老子曰將欲取  
之必先與之今總章西入必由余東歸禍福之驗比其

兆乎興怒曰昔齊楚競辯二國連師卿小國之臣何敢  
抗衡朝士華遜辭曰奉使之始實願交歡上國上國既  
遺小國之臣辱及寡君社稷臣亦何心而不仰酬興善  
之於是還超母妻義熙三年追尊其父爲穆皇帝立其  
母段氏爲皇太后妻呼延氏爲皇后祀南郊將登壇有  
獸大如馬狀類鼠而色赤集於圓立之側俄而不知所  
在須臾大風暴起天地晝昏其行宮羽儀皆振裂超懼  
密問其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姦臣誅戮賢良  
賦斂繁多事役殷苦所致也超懼而大赦譴責公孫五

樓等俄而復之是歲廣固地震天齊水湧井水溢汝水竭河濟凍合而澠水不冰超正旦朝羣臣于東陽殿聞樂作歎音佾不備悔送伎於姚興遂議入寇其領軍韓諱諫曰先帝以舊京傾沒戟翼三齊苟時運未可上智輟謀今陛下嗣守成規宜閉關養士以待賊釁不可結怨南鄰廣樹仇隙超曰我計已定不與卿言於是遣其將斛穀提公孫歸等率騎寇宿豫陷之執陽平太守劉千載濟陰太守徐阮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公孫五樓為侍中尚書領左衛將軍專總朝

政兄歸為冠軍常山公叔父頽為武衛興樂公五樓宗親皆夾輔左右王公內外無不憚之超論宿豫之功封斛穀提等並為郡縣公慕容鎮諫曰臣聞懸賞待勳非功不俟今公孫歸結禍延兵殘賊百姓陛下封之得無不可乎夫忠言逆耳非親不發臣雖庸朽忝國戚藩輒盡愚款惟陛下圖之超怒不答自是百僚杜口莫敢開言尚書都令史王儼諂事五樓遷尚書郎出為濟南太守入為尚書左丞時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又遣公孫歸等率騎五千入寇濟南執太守趙元略男女千

餘人而去劉裕率師將討之超引見羣臣于東陽殿議  
距王師公孫五樓曰吳兵輕果所利在戰初鋒勇銳不  
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銳氣可徐  
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運別勅段暉率兗州之  
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  
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  
野以待其釁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  
京都殷盛戶口衆多非可一時入守青苗布野非可卒  
芟設使芟苗城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強

帶山河之固戰車萬乘鐵馬萬羣縱令過峴至於平地  
徐以精騎踐之此成擒也賀賴盧苦諫不從退謂五樓  
曰上不用吾計亡無日矣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  
原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  
敵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關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東馬之嶮卒擒於鄧艾臣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阻守大峴策之上也超不從鎮出謂韓諱曰王  
上旣不能芟苗守嶮又不肯徙人逃寇酷似劉璋矣今  
年國滅吾必死之卿等中華之士復爲文身矣超聞而

大怒收鎮下獄乃攝苜梁父二成脩城隍簡士馬畜銳  
以待之其夏王師次東莞超遣其左軍段暉輔國賀賴  
盧等六將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俄而王師度峴超懼率  
卒四萬就暉等于臨朐謂公孫五樓曰且進據川源晉  
車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五樓馳騎據之劉裕前驅將  
軍孟龍符已至川源五樓戰敗而返裕遣諮議參軍檀  
詔率銳卒攻破臨朐超大懼單騎奔段暉于城南暉衆  
又戰敗裕軍人斬暉超又奔還廣固徙鄆內人入保小  
城使其尚書郎張綱乞師于姚興赦慕容鎮進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引見羣臣謝之曰朕嗣奉成業不能  
委賢任善而專固自由覆水不收悔將何及智士逞謀  
必在事危忠臣立節亦在臨難諸君其勉思六奇共濟  
艱運鎮進曰百姓之心係於一人陛下旣躬率六軍身  
先奔敗羣臣解心士庶喪氣內外之情不可復恃如聞  
西秦自有內難恐不暇分兵救人正當更決一戰以爭  
天命今散卒還者猶有數萬可悉出金帛宮女餌令一  
戰天若相我足以破賊如其不濟死尚爲美不可閉門  
坐受圍擊司徒慕容惠曰不然今晉軍乘勝有陵人之

氣敗軍之將何以禦之秦雖與勃勃相持不足為患且  
二國連衡勢成脣齒今有寇難秦必救我但自古乞援  
不遣大臣則不致重兵是以趙隸三請楚師不出平原  
一使援至從成尚書令韓範德望具瞻燕秦所重宜遣  
乞援以濟時艱於是遣範與王薄乞師于姚興未幾裕  
師圍城四面皆合人有竊告裕軍曰若得張綱為攻具  
者城乃可得耳是月綱自長安歸遂奔于裕裕令綱周  
城大呼曰勃勃大破秦軍無兵相救超怒伏弩射之乃  
退右僕射張華中丞封愷並為裕軍所獲裕令華愷與

超書勸令早降超乃遣裕書請為藩臣以大峴為界并  
獻馬千疋以通和好裕弗許江南繼兵相尋而至尚書  
張俊自長安還又降于裕說裕曰今燕人所以固守者  
外杖韓範冀得秦援範既時望又與姚興舊昵若勃勃  
敗後秦必救燕宜密信誘範啗以重利範來則燕人絕  
望自然降矣裕從之表範為散騎常侍遺範書以招之  
時姚興乃遣其將姚強率步騎一萬隨範就其將姚紹  
于洛陽并兵來援會赫連勃勃大破秦軍興追強還長  
安範歎曰天其滅燕乎會得裕書遂降於裕裕謂範曰



卿欲立申包胥之功何以虛還也。範曰：自亡祖司空世荷燕寵，故泣血秦庭，冀匡禍難。屬西朝多故，丹誠無效。可謂天喪弊邑而贊明公智者。見機而作，敢不至乎。翌日，裕將範循城，由是人情離駭，無復固志。裕謂範曰：卿宜至城下告以禍福。範曰：雖蒙殊寵，猶未忍謀燕。裕嘉而不彊，左右勸超誅範家以止後叛。超知敗在旦夕，又弟諱盡忠無貳，故不罪焉。是歲東萊雨血，廣固城門鬼夜哭。明年朔旦，超登天門朝羣臣于城上，殺馬以饗將士。文武皆有遷授。超幸姬魏夫人從超登城，見王師之

盛，握超手而相對泣。韓諱諫曰：陛下遭百六之會，正是勉彊之秋，而反對女子悲泣，何其鄙也。超拭目謝之。其尚書令董銳勸超出降，超大怒，繫之於獄。於是賀盧賴公孫五樓為地道出戰，王師不利。河間人玄文說裕曰：昔趙攻曹疑，望氣者以為滹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石虎從之，而疑請降。後慕容恪之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基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至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病者，大半超羣而升城。尚書悅壽言於超曰：天地不仁，助寇為虐。戰士

疋病日就凋隕守困窮城息望外援天時人事亦可知矣苟歷運有終堯舜降位轉禍爲福聖達以先宜追許鄭之蹤以存宗廟之重超歎曰廢興命也吾寧奮劍決死不能銜璧求生於是張網爲裕造衝車覆以版屋蒙之以皮并設諸竒巧城上火石弓矢無所施用又爲飛樓懸梯木幔之屬遙臨城上超大怒懸其母而支解之城中出降者相繼裕四面進攻殺傷甚衆悅壽遂開門以納王師超與左右數十騎出亡爲裕軍所執裕數之以不降之狀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裕將劉敬宣而已裕送建康市斬之時年二十六在位六年始德以安帝隆安四年僭立至超二世凡十一年以義熙六年滅

慕容鍾字道明德從弟也少有識量喜怒不形於色機神秀發言論清辯至於臨難對敵智勇兼濟累進竒策德用之頗中由是政無大小皆以委之遂爲佐命元勳後公孫五樓規挾威權慮鍾抑已因勸超誅之鍾遂謀反事敗奔于姚興興拜始平太守歸義侯封孚字處道渤海脩人也祖俊振威將軍父放慕容暉

之世吏部尚書字幼而聰敏和裕有士君子之稱寶曆  
 位累遷吏部尚書及蘭汗之篡南奔辟閭渾渾表為渤海  
 太守德至莒城孚出降德曰朕平青州不以為慶喜  
 於得卿也常外總機事內參密謀雖位任崇重謙虛博  
 納甚有大臣之體及超嗣位政出權嬖多違舊章軌憲  
 日頹殘虐滋甚孚屢盡匡救超不能納也後臨軒謂孚  
 曰朕於百王可方誰孚對曰桀紂之主超大慙怒孚徐  
 步而出不為改容司空鞠仲失色謂孚曰與天子言徐  
 其亢厲宜應還謝孚曰行年七十墓木以拱惟求死所  
 耳竟不謝以超三年死于家時年七十一文筆多傳於  
 世

北涼

沮渠蒙遜臨松盧水胡人也其先世為匈奴左沮渠遂  
 以官為氏焉蒙遜博涉羣史頗曉天文雄傑有英略滑  
 稽善權變梁熙呂光皆奇而憚之故常游飲自晦會伯  
 父羅仇麴粥從呂光征河南光前軍大敗麴粥言於兄  
 羅仇曰主上荒蕩驕縱諸子朋黨相傾讒人側目今軍  
 敗將死正是智勇見猜之日可不懼乎吾兄弟素為所

憚與其經死溝瀆豈若勒衆向西平出茗藿奮臂大呼  
涼州不足定也羅仇曰理如汝言但吾家累世忠孝為  
一方所歸寧人負我無我負人俄而皆為光所殺宗姻  
諸部會葬者萬餘人蒙遜哭謂衆曰昔漢祚中微吾之  
乃祖翼飛竇融保寧河右呂王昏耄荒虐無道豈可不  
上繼先祖安時之志使二父有恨黃泉衆咸稱萬歲遂  
斬光中田護軍馬邃臨松令并祥以盟一旬之間衆至  
萬餘屯據金山與從兄男成推光建康太守段業為使  
持節大都督龍驤大將軍涼州牧建康公建呂光龍飛

二年為神璽元年業以蒙遜為張掖太守男成為輔國  
將軍委以軍國之任業將使蒙遜攻西郡衆咸疑之蒙  
遜曰此郡據嶺之要不可不取業曰卿言是也遂遣之  
蒙遜引水灌城城潰執太守呂純以歸於是王德以晉  
昌孟敏以敦煌降業業封蒙遜臨池侯呂弘去張掖將  
東走業議欲擊之蒙遜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弗追此兵  
家之戒也不如縱之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  
及遂率衆追之為弘所敗業賴蒙遜而免歎曰孤不能  
用于房之言以至於此業築西安城以其將臧莫孩為

太守蒙遜曰莫孩勇而無謀知進忘退所謂為之築冢  
非築城也業不從俄而為呂纂所敗蒙遜懼業不能容  
已每匿智以避之業僭稱涼王以蒙遜為尚書左丞梁  
中庸為右丞呂光遣其二子紹纂伐業業請救於禿髮  
烏孤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紹以業等軍盛欲  
從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  
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  
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彊有窺覷之志紹纂兵在死  
地必決戰求生不戰則有太山之安戰則有累卵之危

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領兵歸業憚  
蒙遜雄武微欲遠之乃以蒙遜從叔益生為酒泉太守  
蒙遜為臨池太守業門下侍郎馬權雋爽有逸氣武略  
過人業以權代蒙遜為張掖太守甚見稱重每輕陵蒙  
遜蒙遜亦憚而怨之乃譖之於業曰天下不足慮惟當  
憂馬權耳業遂殺之蒙遜謂男成曰段業愚闇非濟亂  
之才信讒愛佞無鑒斷之明所憚惟索嗣馬權今皆死  
矣蒙遜欲除業以奉兄何如男成曰業羈於孤飄我所  
建立有吾兄弟猶魚之有水人既親我背之不祥乃止

蒙遜既爲業所憚內不自安請爲西安太守業亦以蒙  
遜有大志懼爲朝夕之變乃許焉蒙遜期與男成同祭  
蘭門山密遣司馬許咸告業曰男成欲謀叛許以取假  
日作逆若來祭蘭門山臣言驗矣至期日果然業收男  
成令自殺男成曰蒙遜欲謀叛先已告臣臣以兄弟之  
故隱忍不言以臣今在恐部人不從與臣剋期祭山返  
相誣告臣若朝死蒙遜必夕發乞詐言臣死說臣罪惡  
不遜必作逆臣投袂討之事無不捷業不從蒙遜聞男  
成泣告衆曰男成忠於段公枉見屠害諸君能爲報

仇乎且州土兵亂似非業所能濟吾所以初奉之者以  
之爲陳吳耳而信讒多忌枉害忠良豈可安枕卧覘使  
百姓離於塗炭男成素有恩信衆皆憤泣而從之比至  
氐池衆逾一萬鎮軍臧莫孩率部衆附之羌胡多起兵  
響應蒙遜壁于侯塢業先疑其右將軍田昂幽之于內  
至是謝而赦之使與武衛梁中庸等攻蒙遜業將王豐  
孫言於業曰西平諸田世有反者昂貌恭而心狠志大  
而情險不可信也業曰吾疑之久矣但非昂無可以討  
遂豐孫言既不從昂至侯塢率騎五百歸于蒙遜蒙遜

通志卷第七  
至張掖昂兄子承愛斬關內之業左右皆散蒙遜大呼  
曰鎮西何在軍人曰在此業曰孤單飄一已爲貴門所  
推可見勾餘命投身鎮南庶得東遷與妻子相見蒙遜  
遂斬之業京兆人也博涉史傳有尺牘之才爲杜進記  
室從征塞表儒素長者無他權略威禁不行羣下擅命  
允信卜筮識記巫覡徵祥故爲姦佞所誤隆安五年梁  
中庸房曷田昂等推蒙遜爲使持節大都督大將軍涼  
州牧張掖公赦其境內改元永安署從兄伏奴爲鎮軍  
將軍張掖太守和平侯弟擘爲建忠將軍都谷侯田昂

爲鎮南將軍西郡太守臧莫孩爲輔將軍戾 曷梁中  
庸爲左右長史張隲謝正禮爲左右司馬擢任賢才文  
武咸悅時姚興遣將姚碩德攻呂隆于姑臧蒙遜遣從  
事中心李典聘于興以通和好蒙遜以呂隆旣降于興  
酒泉涼寧二郡叛降李暠乃遣建忠擊牧府長史張潛  
見碩德于姑臧請軍迎接率郡人東遷碩德大悅拜潛  
張掖太守擊建康太守潛勸蒙遜東遷擊私於蒙遜曰  
呂氏猶存姑臧未拔碩德糧竭將還不能久也何故違  
離桑梓受制於人輔國莫孩曰建忠之言是也蒙遜乃

斬張潛因下書蠲省百佺專功南畝明設科條務盡地利時梁中庸爲西郡太守西奔李嵩蒙遜聞之笑曰吾與中庸義深一體而不信我但自負耳孤豈恨之乃盡歸其妻孥蒙遜下令求言令內外羣僚各搜揚賢雋廣進芻蕘以聞遣輔國臧莫孩襲山北虜大破之姚興遣將齊難率衆四萬迎呂隆隆勸難伐蒙遜難從之莫孩敗其前軍難結盟而還蒙遜伯父中田護軍親信臨松太守孔篤並驕奢侵害百姓苦之蒙遜曰亂吾國者二伯父也何以綱紀百姓乎皆令自殺蒙遜襲狄洛磐

于番禾不剋遷其五百餘戶而還姚興遣使入梁斐張構等拜蒙遜鎮西大將軍沙州刺史西海侯時興亦拜禿髮傉檀爲車騎將軍封廣武公蒙遜聞之不悅謂斐等曰傉檀上公之位而身爲侯者何也構對曰傉檀輕狡不仁款誠未著聖朝所以加其重爵者喪其歸善即叙之義耳將軍忠貫白日勲高一時當入諧鼎味匡贊帝室安可以不信待也聖朝爵必稱功官不越德如尹緯姚晃佐命初基齊難徐洛元勲驍將並位纔二品爵止侯伯將軍何以先之乎竇融殷勤固讓不欲居舊臣



之右未解將軍忽有此問蒙遜曰朝廷何不即以張掖  
見封乃更遠封西海邪構曰張掖規畫之內將軍已自  
有之所以遠授西海者蓋欲遠大將軍之國耳蒙遜大  
悅乃受拜時地震山崩折木太史令劉梁言於蒙遜曰  
辛酉金也地動於金金動刻木大軍東行無前之徵時  
張掖城每有光色蒙遜曰王氣將成百戰百勝之象也  
遂改禿髮西郡太守楊統於日勒統降拜為右長史寵  
踰功舊張掖太守句呼勒出奔西涼以從弟成都為金  
山太守羅仇子也鄯為西郡太守麴粥子也句呼勒自

西涼奔還待之如初蒙遜率騎二萬東征次于丹嶺北  
虜大人思盤率部落三千降之時木連理生于永安蒙  
遜率步騎三萬伐禿髮傳檀次于西郡大風從西北來  
氣有五色俄而晝昏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傳檀追及  
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已安營弗可犯  
也蒙遜曰傳檀謂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  
未成可以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于姑臧夷夏降  
者萬數千戶傳檀懼請和許之而歸及傳檀南奔樂都  
魏安人焦朗據姑臧自立蒙遜率步騎二萬攻朗剋而

宥之饗文武將士于謙光殿班賜金馬有差以敦煌張  
穆博通經史才藻清贍擢拜中書侍郎委以機密之任  
以其弟挈為護羌校尉秦州刺史封安平侯鎮姑臧旬  
餘而挈死又以從祖益子為鎮京將軍護羌校尉秦州  
刺史鎮姑臧俄而蒙遜遷于姑臧以義熙八年僭即河  
西王位大赦境內改元玄始置官僚如呂光為三河王  
故事繕宮殿起城門諸觀立其子政德為世子加鎮衛  
大將軍錄尚書事俾檀來伐蒙遜敗之於若厚塢俾檀  
注河太守文支據湟川護軍成宜侯率衆降之署文支

鎮東大將軍廣武太守振武侯成宜侯為鎮威將軍湟  
川太守以殿中將軍王建為湟河太守蒙遜西如苕蘿  
遣冠軍伏恩率騎一萬襲卑和烏啼二虜大破之俘二  
千餘落而還蒙遜寢于新臺閹人王懷祖擊蒙遜傷足  
其妻孟氏擒斬之夷其三族蒙遜母車氏疾篤蒙遜升  
南景門散錢以賜百姓下書大赦殊死已下俄而車氏  
死蒙遜遣其將運糧于湟河自率衆攻剋乞伏熾磐石廣  
武郡以運糧不繼自廣武如湟河度浩亶熾磐石遣將乞  
伏黠尼寅距蒙遜蒙遜擊斬之熾磐石又遣將王衡折斐

翹景等率騎一萬據勒姐嶺蒙遜且戰且前大破之擒  
折斐等七百餘人翹景奔還蒙遜以弟漢平為折衝將  
軍湟河太守乃引還晉益州刺史朱齡石遣使來聘蒙  
遜遣舍人黃迅報聘益州因表朝廷願率河西戎卒為  
晉右翼前驅以圖剋復熾磐率眾三萬襲湟河漢平力  
戰固守遣司馬隗仁夜出擊熾磐斬級數百熾磐將引  
退先遣老弱漢平長史焦昶將軍段景密信招熾磐熾  
磐復進攻漢平漢平納昶景之說面縛出降仁勒壯士  
百餘據南門樓上三日不下眾寡不敵為熾磐所擒熾

磐怒命斬之段暉諫曰仁臨難獲危奮不顧命忠也宜  
宥之以厲事君熾磐乃執之而歸在熾磐所五年暉之  
為之固請乃得還姑臧及至蒙遜執其手曰卿孤之少  
武也以為高昌太守為政有威惠之稱然頗以愛財為  
失蒙遜西祀金山遣沮渠廣宗率騎一萬襲焉啼虜大  
捷而還蒙遜西至苜蓿遣前將軍沮渠成都將騎五千  
襲卑和虜蒙遜率中軍二萬繼之卑和虜率眾迎降遂  
循海而西至鹽池祀西王母寺寺中有玄石神圖命其  
中書侍郎張穆賦焉銘之于寺前遂如金山而歸蒙遜

下書曰頃自春炎旱害及時苗碧原青野倏為枯壤將刑政失中下有冤獄乎役繁賦重上天所譴乎內省多缺孤之罪也書不云乎百姓有過罪予一人可大赦殊死已下翌日而澍雨大降蒙遜聞劉裕滅姚泓怒甚門下校郎劉祥言事於蒙遜蒙遜曰汝聞劉裕入關敢研研然也遂殺之其峻暴如是顧謂左右曰古之行師不犯歲鎮所在姚氏舜後軒轅之苗裔也今鎮星在軒轅而裕滅之亦不能久守關中蒙遜為李歆敗於解支澗復收散卒欲戰前將軍成都諫曰臣聞高祖有彭城之

敗終成大業宜旋師以為後圖蒙遜從之城建康而歸其羣下上書言朝士多違憲制不遵典章或公文御案而在家卧署或事無可否望空而過至今黜陟無紀駁議不聞宜肅振綱維申脩舊則蒙遜納之命征南姚艾尚書左丞房曷撰朝堂制行之旬日百僚振肅太史令張衍言於蒙遜曰今歲臨澤城西當有破兵蒙遜乃遣其世子政德屯兵若厚塢蒙遜西至白岸謂張衍曰吾今年當有所定但太歲在申月又建申未可西行且當南巡要其歸會主而勿客以順天心計在臨機慎勿露

也遂攻浩亶而虵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為騰虵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迴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次于川巖聞李歆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迴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亶將進軍黃谷歆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歆于壞城遂進剋酒泉百姓安堵如故軍無私焉以子牧犍為酒泉太守歆之舊臣皆隨才擢叙蒙遜既剋酒泉於是西域諸國皆詣蒙遜朝貢稱臣蒙遜僭立九年而宋氏受禪蒙遜前既稱藩于晉宋景平初遂受宋命

為都督涼秦河沙四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涼州牧河西王是歲遣其世子政德擊柔然兵敗見殺遂立次子興國為世子元嘉五年改年承玄明年遣世子興國攻秦為秦王慕末所禽復立興國母弟菩提為世子蒙遜嘗遣使求書於宋文帝並給之又就司徒王弘求搜神記弘亦與之八年復遣其尚書郎宗舒左常侍高猛稱臣朝貢于魏繼遣其子安周內侍八年魏太武遣兼太常李順持節拜蒙遜為假節加侍中都督涼州西域羌戎諸軍事太傅行征西大將軍涼州牧涼王王七郡置將

相羣卿百官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如漢初諸侯王故事使司徒崔浩為冊書以褒賞之蒙遜復改年為義和元嘉十年夏四月蒙遜死時年六十六蒙遜在位二十三年偽謚武宣王廟號太祖

牧犍亦曰茂虔蒙遜諸子也蒙遜滅西涼使鎮酒泉後徙燉煌太守牧犍聰穎好學和雅有度量蒙遜病甚國人議以世子菩提幼弱廢之立牧犍為世子加中外大都督大將軍錄尚書事至是遂襲偽位改年永和遣使告命于魏先是魏太武遣李順迎蒙遜女為夫人會蒙

遜死牧犍受蒙遜遺意送妹于代太武拜為昭儀復遣李順拜牧犍為使持節侍中都督涼沙河三州西域羌戎諸軍事車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領護西戎校尉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上表乞安平一號太武不許元嘉十一年牧犍復奉表于宋宋亦冊命為涼州刺史河西王牧犍尚魏太武妹武威公主遣其相宋繇表謝獻馬五百匹黃金百斤繇又表請公主及牧犍母妃后定號太武命其臣議之皆曰母以子貴妻從夫爵牧犍母宜稱河西國太后公主於其國稱王后於京師則稱公主

太武從之牧犍遣建節將軍沮渠旁周朝魏太武遣侍  
中古弼尚書李順賜牧犍侍臣衣服有差并徵其世子  
封壇入侍牧犍遣封壇朝于平城先是牧犍淫於其嫂  
李氏兄弟三人傳嬖之李與牧犍姊共毒公主太武遣  
醫乘傳救公主得愈太武徵李氏牧犍不遣厚送居於  
酒泉十六年魏使者自西域還至武威牧犍左右有言  
使者曰我君承蠕蠕可汗妄言云去歲魏天子自來伐  
我士馬疫死大敗而還我君大喜宣言於國使者還以  
聞太武遣尚書賀多羅使涼州觀虛實賀多羅還亦言

牧犍雖外修臣禮內實乖悖是歲夏六月太武親討牧  
犍命公卿為書數其十二罪且曰若親帥羣臣迎拜馬  
首上策也六軍既臨面縛輿櫬其次也若守迷不悟身  
死族滅為世大戮宜思厥中自求多福七月太武至上  
郡屬國城以安遠將軍源賀為鄉導牧犍聞魏師濟河  
用其左丞姚弋國計不肯出迎求救於蠕蠕遣其弟征  
南大將軍董來將萬餘人出戰望風奔潰太武至姑臧  
遣使諭牧犍出降牧犍聞蠕蠕欲入魏邊冀幸太武東  
還遂嬰城固守太武分軍圍之源賀引兵招慰諸部鮮

卑下三萬餘落故太武得專攻姑臧無復外慮既而牧  
犍兄子祖踰城出降太武具知城中情實因急攻之牧  
犍兄子萬年復率麾下來降九月姑臧城潰牧犍率其  
文武五千人面縛請降太武釋而禮之收其城內戶口  
二十餘萬使張掖王禿髮保周及龍驤將軍穆羆與源  
賀分徇諸部雜胡降者又數十萬擊取張掖樂都酒泉  
武威皆置將守之徙牧犍宗族及吏民三萬戶于平城  
初牧犍即位之三年有老父投書于燉煌東門求之不  
獲書曰涼王三十年若七年牧犍以問奉常張慎慎對

曰昔虢之將亡神降于辛願陛下崇德脩政以享三十  
年之祚若盤于遊田荒于酒色臣恐七年將有大變牧  
犍不悅又有人於震電所得石丹書曰河西河西三十  
年破帶石樂七年帶石青山名在姑臧南舊有神祀傍  
泥陷不通董來曰祀豈有知乎遂毀祀伐木通道而行  
至是果七年而滅始蒙遜以晉安帝隆安五年僭立至  
牧犍二世三十九年而滅太武剋姑臧猶以妹壻待牧  
犍其母死以王太妃禮葬焉又為蒙遜置守冢三十家  
牧犍至平城太武授征西大將軍河西王如故當姑臧



通志卷之七 五十五  
之未破也牧犍使人斫開庫取金銀珠玉及珍竒器物不更封閉百姓因之入盜巨細蕩盡有司求賊不得元嘉二十四年其所親人及守藏者告之乃窮竟其事搜其家中悉得所藏器物又告牧犍父子多毒藥前後隱竊殺人乃有百數姊妹皆為左道朋行淫佚曾無愧顏又蒙遜在時有罽賓沙門曇無讖者東入鄯善自云能使鬼物療病令婦人多子與鄯善王妹鬻頭陀林淫通發覺亡奔涼州蒙遜寵之號曰聖人曇無讖以男女交接術教授婦女蒙遜諸女子婦皆狂受法太武聞諸

行人言曇無讖術乃召之蒙遜不遣乃發露其事拷訊殺之至是告者亦言太武追記其事遂賜昭儀沮渠氏死誅其宗族唯萬年及祖以前降得免是歲又有人告牧犍與故臣交通謀反太武詔司徒崔浩就公主第賜牧犍死牧犍與主決良久乃自裁太武葬以王禮謚曰哀及公主死詔與牧犍合葬公主無男有女以國甥得襲母爵為武威公主蒙遜子季義為魏東雍州刺史後與河東薛安都謀逆召至平城使其兄弟扼殺之萬年以先降故封張掖王祖廣武公後亦坐謀逆賜死牧犍

弟樂安太守安周當牧犍之敗奔于吐谷渾太武遣鎮南將軍奚眷討之牧犍弟酒泉太守無諱奔晉昌太武使弋陽公元絜守酒泉無諱圍酒泉陷之又圍張掖不能剋退保臨松太武以詔諭之時永昌王健鎮涼州無諱使其中尉詣健求奉酒泉及送絜還朝太武於是拜無諱征西大將軍涼州牧酒泉王尋以無諱謀規叛亂復遣奚眷討酒泉剋之無諱遂謀度流沙遣安周西擊鄯善鄯善欲降會魏使者勸令拒守安周不能剋退保東城既而鄯善王比龍西奔且末其世子乃從安周鄯

善大亂無諱遂度流沙士卒渴死者大半因據鄯善先是高昌太守闞爽為燉煌公李寶舅唐契所攻聞無諱至鄯善使人詐降欲令無諱與唐契相擊留安周在鄯善從焉者東北趣高昌會蠕蠕殺唐契爽遂拒無諱無諱將衛興奴遂屠其城爽奔蠕蠕無諱復據高昌元嘉二十一年夏無諱病死安周立後為蠕蠕所并沮渠氏遂絕

代記卷第七

通志

九

一

代記卷第七

九

